

自然保育理論及實務

楊秋霖／林務局保林課課長

一、環境問題

二十世紀末葉全球正醞釀保育之風潮，強調經濟掛帥的台灣，在外國之抵制抗議中赫然驚醒，原來犀牛、大象已少到必須保護之地步。更難想像的是吃人的老虎、咬人致死的百步蛇都已列入嚴格的保護。或者這樣的說法極不妥當，因為犀牛、百步蛇等均非我們日常生活可以見到的，無法親身體驗其面臨的危機。然而從農村出生目前40歲以上的壯、老年人多數均經歷在農田、溪邊捕捉虎皮蛙之歡笑歲月，隨著農藥之過度使用，美好之回憶已成鏡花水月，因為虎皮蛙已成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動物。無獨有偶，全球25個國家宣佈其國家之青蛙族群正極速的衰退之中，乃因環境之污染物滲入青蛙多黏膜之皮膚造成大量的死亡。本省

年輕一代的學子當然不認識虎皮蛙，就像目前青壯輩無法體驗百年前台灣西部平原及山坡地梅花鹿到處奔馳之盛況一樣。對於一切向錢、向前看之台灣當然很難有回憶的省思。

可是垃圾問題出來了，垃圾戰爭成為日常生活揮之不去之夢魘，所謂環保公司到那裡堆置垃圾無人知曉，可能造成怎樣之公害亦無人追究。二十世紀底之台灣號稱要成立亞太營運中心，進入現代化國家之林，可是主、次要河川之河段居然有四分之一受到中度至重度之污染。因為台灣人有「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之習俗，有人說我們沒有親水性之文化，所以對首善之區之台北淡水河兩岸堆積如山之垃圾也就見怪不怪了。

賀伯颱風來了，土石流及豪雨成災，原來山區之水土保持設施及平地之防洪設

施這麼不堪一擊。檢討報告出來後才發覺台灣怎麼有這麼多的地層破碎帶及土石流區。而逐漸往中高海拔漫延的果樹、蔬菜、茶葉、檳榔原來水土保持功能與森林差了一大截。痛定思痛之餘，取締濫墾濫建、全民造林運動紛紛出爐，彷彿看到了台灣環境改善之一絲希望。

也許是無知，也許是崇洋，我們引進了琉球松。在養松致富之宣傳中，大面積之琉球松純林造起來了，不知何時，松材線蟲混進了台灣，肆虐琉球松林後，逐漸看上了本土之台灣二葉松，現今之奧萬大、武陵均已遭受波及，本省面積最大的森林—台灣二葉松林正面臨一場世紀之浩劫，沒有人能預測其結局將如何？引進外來種之惡夢乍醒，仍然有許多之外來動植物正排隊進入海關。

本省西部海岸為了促進

經濟發展，填海造陸，建造新市鎮與工業區，發展商魚港、掩埋廢棄物等，因而大興土木。加以河川採砂、築水場、河口三角洲逐年內縮。又由於發展魚塭事業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目前西海岸500公里中已築起450公里之海堤，然每年海岸線仍以平均1公尺之速度在消失中。許多童年之回憶，踩著細軟之沙灘，揀拾貝殼，在海天交會處欣賞落日餘暉已成絕響。又有誰會承認如果我們將西海岸之所有海堤全部拆除，台灣土地面積僅存3萬4千多平方公里呢？

前面所敘之動植物、垃圾、水土保持、污染、昆蟲為害以及過度開發等等問題基本上都是保育問題。它們為何發生？如何發生？有人說與經濟、科技之進步有關，與強度之開發有關，然則精神文明無法與物質文明共存嗎？看看澳洲、紐西蘭之做法並非如此，顯然與國人之環境觀有關。

二、保育倫理與哲學思想

春秋戰國時代，人文思想鼎盛，諸子百家鳴放，老莊思想未成中國哲學思想之主流，但在朝代更迭之亂世之中給與眾生心靈之最大慰藉，他們的思想泉源來自於自然。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之中心思想在於道，道的根源就是自然。這個自然是有規律的，是循環的，是流轉運動的。這個說法猶如現代人所稱尊重自然生態之演替一般。因此其強調本乎天道，順應自然。社會最尊貴的是順應自然清靜無為之大道。一旦失去了道，而後才非要德不可；一旦失去了德，而後非要仁不可；一旦失去仁，而後非要義不可；一旦失去了義，而後非要禮不可。所以禮法是等而下之，道才是最上位。台灣目前亂象的改正，生態環境破壞之整頓，老子之哲學思想有諸多學習之處，人是不能逆天行事的。

莊子的自然哲學思想可從其齊物篇窺見一斑：「天地與我併生而萬物與我齊一。」莊子以美感之態度去觀賞自然，他認為自然是美

的，其中含藏著內在生命及活潑之生機。自然孕育萬物，欣欣向榮，充滿多采多姿的生命力。其思想似乎契合現代人所稱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一般。莊子觀賞自然時，將自我情意投射進去，人與自然交融，物我界限消解，進入凝神之境界中，渾然成一體。早期之西洋哲學家畏懼自然，強調人與自然之衝突與鬥爭，所以「人定勝天」之觀念從中而生，因而勝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為了擺脫自然之束縛，某些形上學家則幻想一超自然以爲對立。莊子的逍遙遊，依其敏銳之審美意境，將生命價值灌注於外在自然，游於萬化、返於自然、尊重自然，將自然視為和諧之整體世界，似乎在為現代人所強調的健康的、知性的、感性的、靈性的不污染環境之生態旅遊催生。

孔子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述；孟子曾說：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生無憾也。」這豈不是資源永續利用的保育觀念？

東方民族中，日本的神

道思想與老莊之道家思想頗為類似，將大自然之循環與人類心靈的活動視為可相通的，即天人合一的哲學。印度人忌殺生亦與保育有關。

美洲主要的保育工作發源於美國。梭羅勸導人們追求精神層次的提升，過簡樸的生活，融入自然的節奏中；繆爾對大自然充滿浪漫的思潮，認為其精神上之價值遠超過經濟開發和利用的價值。因此提倡原野哲學（Wilderness），保留自然。在大自然中獨處，有助於了解大自然之奧秘。此人之哲學思想促成國家公園系統之建立；繆爾之好友皮查根源於實用主義之價值觀，倡導保育哲學，其認為人為地球之中心，自然是資源，資源保育之真諦是最長時期，多數人所獲得最大的利益，因之提倡資源之有效利用。李奧波則從生態學之觀點出發，結合保育與保留之優點，他認為生態系是一個廣大，組織十分緊密，建構非常精巧，具備許多複雜過程之完整體系，利用或開創之新用途，不應損及生態系由

合作、競爭或其他競賽方式交織成之複雜關係。人與生物均為地球之中心，其對保育之定義是「土地、經濟、美學、公眾及私人之共同體」，李奧波之大地倫理觀重視生態演替與物質能量循環，且強調生物之生存權，故有人稱其為美國自然保育之父。

英國自然科學家拉夫拉克提出蓋亞假說，把地球之有機無機環境視為一整體，稱為蓋亞，具有自主性及自動調整之機制，而物種愈複雜，對環境維持之穩定愈有幫助；挪威之哲學及生態教育學家奈斯博士倡導深層生態學，駁斥物質享受代表生活品質之提昇，有品味的人有時使用很少的東西卻帶來很大的快樂。因之其反對人口過度膨脹及人類漫無節制之消費行為。基本上深層生態學強調對生命本質的尊重，認為人類應尊重自然並衡量生物存在之價值，與大自然維持和諧的關係。

從以上自然哲學家之思想理論發展中，保育倫理之觀念逐漸成熟亦即重視生物本身的價值、演化之過程，

生物之多樣性、生態系統之複雜度。總而言之，即重視生態系、生物與基因之多樣性。

歐美之保育思想均源之於生態環境之破壞，相對於二千年前老莊之哲學思想那種開闊超脫之視野，顯見春秋戰國之人文思想非今可比擬，而漢武帝、董仲舒之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對中國人與自然關係走向逆境影響多麼深遠。

三、保育實務及其推廣

李奧波之「與自然共存」之保育哲學被稱為永續發展，已被全世界奉為資源管理之圭臬。可惜其基本精神常被經濟學家誤指為投資更多的資本與技術，以取代耗竭的自然資源。更甚者強調便捷之交通系統，建設商業區、工業區以促進經濟之全面發展。其實其強調者乃為人類生活方式之改變，如歸真返樸，追求精神生活之滿足，節約資源之使用等等。以之比對老莊哲學再作整合，即得如下之結論：人應順應自然，人類可以利用資

源，但不能改變生態系之維生功能。亦即永續使用資源之前提是資源具有復原能力。然基於人類使用資源之權力不均，有錢的國家浪費資源，窮國則砍伐森林挹注財政。因此為維持人類基本生存條件，現代人應擁有保育之國際觀——地球村之觀念，扶助弱勢族群及未開發地區居民改善其生活，畢竟「沒有永續發展就無保育，沒有保育發展亦不能永續。」

優先保留未經破壞的，具有代表性的生態環境籌設自然保護區系統是第一要務，其目的乃在保存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系之穩定。設置保護區、國家公園雖被視為保護自然資源之手段之一，但是主政者通常較重視經濟發展致使區內環境優美，區外卻破壞過度，形成強烈對比。如太魯閣國家公園外之採礦與區內極不搭調，是設置保護系統之盲點所在。因之國土規劃即相當重要，那些是保留區？那些是保育區？有限度利用之保育地帶有那些？而利用區又該有怎樣之開發限制等等均為國土規劃之重點所在。

已經破壞之地方如具有復原能力必須努力去恢復，如污染之河川的全面整治。居住品質之提昇則有賴在低海拔或平原地帶擴建森林公園、植物園、野鳥蝴蝶公園、都市公園，甚至恢復部分之沼澤等等。

節約資源 (Reduce)、資源之回收利用 (Reuse) 及再循環

使用 (Recycle) 之 3C 理念極待全面推廣，因為地狹人稠之台灣經不起太多的垃圾堆積與污染。減少污染工業而由綠色工業取代，減少抗生素、農藥之使用，因為其後遺症將延續好幾代。

最美妙的樂章就在大自然裡。走向自然，追尋孤獨感，體驗自然之韻律，蟲鳴鳥叫，風吹樹梢，溪瀑拍擊巨岩之音韻等並非城市之卡拉OK可以比擬。山區觀賞明月星辰，感知宇宙之浩瀚別

有一番況味，生態旅遊可以獲得心靈之提昇，在體驗自然之美後油然而生之感動才是保育之基本精神所在，畢竟當我們不認識山川文物、動植物之名字、內涵，與它



們無任何感情，奢談保育是否遙不可及？

其次，保育之全面推廣，必須從教育著手，不是只有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均扮演極重要之角色。最後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社會價值觀，必須從地方社區做起，只有保育之思潮成為個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每個人均有正確的環境保育觀念，關懷鄉土，以鄉土之優美環境為榮，才是福爾摩沙之希望所在。